

[序与跋]

一个人的荒岛

——序孙品《七十年的跨越》

■ 王卓森

女作家孙品给我的印象是一阵清晰，一阵依稀，每有谋面，不是在作家协会的活动中，就是相约喝一壶海南绿茶。近两年来，很少看见她在纸质媒体上出文章，人影杳然，倒是时不时地眺望到她在一派远离烟火的虚拟空间里浮现，原来她和她的写作转入网络。这让我想起了一个人和一座荒岛。人们一直都相信这样的传说，这座荒岛没有人迹，只长仙人掌和野草，有一人出海打鱼，遇上了一场风浪，大家都以为他回不来了。突然有一天，他回到村里，虽然一头长发，满脸胡茬，但人们发现他显得更健康更精神了。他对大家说，岛上其实不只长仙人掌和野草，还有果树，有成群的鸟，有别人丢下的帆布帽和肉罐头。我还没有把这个故事告诉孙品，因为这个故事是我有一天出远门的路上编的，不知道它的逻辑性如何，我想，孙品天生是敏感的，她写作中的荒岛，永远在她面朝大海的方向，犹如她今生的宿命。

有一段时期，孙品经常和一个漂亮的女作家在一起逛街和喝咖啡，偶尔叫我，她们的话题很广泛，从明珠广场一件架上的衣衫说到私下的写作，让我很受用。生活在她们面前好像是一面山坡，上午向阳，下午向阴，向阳的是米油盐酱醋，是各自脚下的烟尘和忙碌的穿梭，向阴的是内心舒缓的归省，是在黄昏中孤独地哈一口气。玻璃窗外是车流马龙，是难以握住的繁华，窗内咖啡是孙品和一杯不知名的咖啡，仿佛她和那杯咖啡在守着一个时刻和一个秘密。孙品是个喜欢回忆的人，她一边喝着滚烫的咖啡，一边叙述她少女时代在文昌乡下的细腻生活，我记得她说的最多是她外婆，一个文昌乡下普通的老阿婆，几乎成了她最深沉的往事。在她的第一部散文著作中，好像她也有不少笔墨是关于文昌乡下老阿婆的，就像某种回放的影像，流转在她的文字中。有好事者研究海南，说海南岛是个女性文明的家园，这种过巧而粗糙的说辞，少了孙品的文昌老阿婆的文字的温度和色彩，少了感性的文学佐证和沧桑的海南地气。孙品写海南的农妇，她们在油灯中晃动的身影、劳累的脸色真的就在你眼前：“在一灯如豆的饭桌上，农妇将烧出的饭盛成若干碗。有时吃着饭就能多出一两碗来，这才想到少了一两个孩子。只好将剩下的饭菜上一些青菜留下来，好让那些玩野了的孩子半夜回来填肚子。”我个人认为，孙品对一些过往的人和事的回望和对海南原生态元素的倾心，这种进入文本的姿态是不少本土作家所缺失的，如果孙品的写作不断地关注海南文昌老阿婆或其他的海南女性，我相信能成就她个人文字生涯中的经典。

孙品说她当过兵，在海南四季葱郁的深山中有过一段饮马山前上枪的日子。但从岁月在她身上的留痕中，我无法把她与一个女兵联系起来，因为孙品总是有点腼腆地微笑着，在海南的阳光下安静地微笑着，一张白脸舒展成一颗初夏的莲蓬，眼睛眯成一条生动的山间溪流，没有一点兵相，倒像一个校园文艺生。且从她的作品中，几乎不藏有钢铁战士般的孔武英勇的霸气，没有半点俗世的飒爽，反而荡漾着一股书卷的韵味和清新灵动的风气，一字字地落笔，一篇篇地写就，精确地描摹和温暖的细节，是孙品叙事最突出的特点。

孙品的第三部散文集《七十年的跨越》出版传说了很久，这下终于尘埃落定了，电话中感觉她很高兴。写作之于孙品，虽说是业余，但绝不是闲心，她是认真的，看得出她尽量让每一个文字走向生活和内心。女作家的叙述习惯，她有，但她的文字也有另一种真切和朴素美的力量，那是很可靠也很可靠的文风。文章有一百种以上的写法，但有一种写法是不会过时的，那就是隐埋在汉字里纵立横写的真诚，孙品的文章是见真性情的，摇曳风姿的时候少，多为简单朴素和细腻深沉的情怀，尽管没有大开大合的气象，但也是一路山行，宛然成趣，李清照的深致，张爱玲的低首，还有一些男作家的直取清明，都能在孙品织造的文字中触摸到。文艺女作家就是文艺女作家，她们常常表现出说不清由头的文字秉性，惯性于文字的牵扯和滑行，就像她们的披肩，在三亚的猛烈的阳光下依然唯独她独尊地登场，不知是明亮还是遮阳。孙品的写法是她自己的，没有按照文艺女作家的叙事习惯写文章，这种很明白的文字介入方式，使她获得了另一种叙事记忆，并因此获得了宽阔的叙事自由。

孙品构筑的篇章中没有险峻的东西，大多是平和生活和人性里的平凡，没有让人仰望脖子酸累的山岭，是一些寻常的风景，一格雨窗，一个女人，一座青砖房子，一位守候家族和岁月的老阿婆。孙品素心于曾经漂泊海外的那些过去的人，恍然于自己根在东北身在海南的那时时空，一件件稀松的事，小到家邻炊烟，大到乡村旧日的光景，都物件着着落，片语有情感，有目光的引渡，有心绪的游移，清风自语般叙说来，声声短促噙着，字不冷僻生硬，纸带手背的体温，静观生活的顿挫和人事的表演，很是悠然，拉开了一面人迹难觅生命自觉的视野。凭借这种自觉，孙品寻找她心灵的出口：“我在乎人的生老病死，我总在想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问题，生活不能告诉我，是文学给了我答案，在这里我看到了一个人的三生，生活也因此丰富和壮大，我不再为自己的一些不快乐而郁郁寡欢，我在文字中找到了精神的良木，在这里栖息我的灵魂得到一定的安宁。”

在本部集子中，我注意到花掉孙品不少时间的篇什，是关于某些热门事件的，媒体轰动煽情的话题，似乎和孙品先前的写作有着气质上的排斥。我还是喜欢孙品原来坚守的宁静，和从内心里一脉流来的温暖。

我们都会忘记一些事和物，而这些事和物在我们忘记之前也许就已经消失了。在到工作室写本文之前，我从解放路经过，瞥见曾经很熟悉的邮局，突然想起它跟以前不一样了，那个墨绿色的高大的圆形邮筒已看不到它站在老地方。参加工作后的头几年，我经常跑解放路的邮局给四处的公休职工发电报，知道那是一个攸关着千家万户忧喜的重要部门。现在，新的通讯技术和方式已经消灭了电报。有一次跟孙品聊起旧邮局和电报，她也感慨不已。对逝去的事物，别人可能很漠然，孙品却表达出一种留恋，在孙品的作品中，常常遭遇她这种低回的心境。毕竟，万物皆有始有终，有一些人转身了，有一些事转身了，留下一座座时光中的荒岛。一个人有一个人生中的荒岛，孙品留恋着她的荒岛，写成了她最后的守望。

[岁月山河]

海南男人

■ 秦涓霖

我第一次在大街上看到男人哭，是在海口。打着手机，流着眼泪。边走边打；边打电话，边流泪。一个男人。

我刚到海口的那个傍晚，牵着儿子的手在街头闲逛。“那个叔叔怎么了，妈妈，他怎么哭着？”

示意儿子不要说话，拉着快步走过去。“他妈妈打他了？”儿子猜一句。

“是啊，可能和妈妈生气了，也许是妈妈在气他，气得哭了。”我也猜一句。

“叔叔为什么哭啊，妈妈？”儿子还在问我。

“你说呢？”我反问。“他妈妈打他了？”儿子猜一句。

“是啊，可能和妈妈生气了，也许是妈妈在气他，气得哭了。”我也猜一句。

“是和小朋友打架了吧？”儿子又猜一句。

“是，也许是朋友间、夫妻间或者什么人之间，有解不开的结？”我也又猜一句。

“是不是叔叔也把油画棒弄丢了？”儿子可能联想到他把油画棒弄丢了，到了绘画班却画不成画，着急哭了，于是他又猜道。

“是了，叔叔肯定也是不小心，丢了爱，丢了心，丢了心血，才伤心得哭了。”我也就顺着猜，却想到大人和孩子的世界是相通的，都是为了当时当事正“重要”的东西流泪。

就这样，我和儿子猜测着，走回住所，可那带了声的男人哭泣，在我的虚想胡猜里晃来晃去。

见到第二天，我们到万绿园逛完等公交车的时候，儿子举着一个纸团，喊：“妈妈，谁的？这是谁的？”

刚走过去一个瘦身影，我隐约感到可能是他落下的，就“人乡随俗”地称呼着问：“小弟，是不是你的东西掉了？”

也许儿子声音太小，也许我声音太细，那个塞着耳机的背影，就是听不到。引得“摩的”帅哥猛按喇叭，海南阿姨也一同唤着，那个身影才佐罗一般酷酷地扭转身。他耳机依然塞着两耳，年轻的脸上，是高仓健样的“深沉”，深沉地从儿子的手里接过那纸团，是一张二十元的纸币，他深深地不说一句话，不点一下头，深沉地转身，正如他深沉地转来，不說一个字，他又深沉地走远。

望着他深沉的背影，“摩的”帅哥和海南阿姨不迭地点评，“怎么这样？”“一个‘谢谢’也不说！”

儿子还在安静地站着，我抚一下他的头，望那背影，笑一笑，说：“心情不好！”

“心情不好也不是这样的！”“摩的”帅哥和海南阿姨显然不平。

大家相视笑一笑，我牵着儿子上公交车，车上有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小弟给儿子糖果，“小弟弟，吃糖！”

儿子说：“哥哥的糖跟哥哥的笑容一样甜。”

我点头向这满面春风的小帅哥致谢。

车窗外深一树浅一树地闪过，我想到，男人的颜色是不能完全一样的，正直的“摩的”帅哥、沉默的海南小弟，微笑的海南小弟，都是海南树在阳光下不同的颜色哩。

车到“海瑞故居”，我给儿子讲，这里曾住过一个老爷爷，他的心啊，也跟阳光一样亮、跟糖果一样甜哩！心里想，这老人该是海南树里最挺拔的一棵呢。

看着路边高的、大的、矮的、小的棵棵不一的树，新绿、嫩绿、油绿、墨绿深浅不一的绿色，我不禁笑起来，脑海里又跳出第一回乘海口公交车的情景：一个声音像阳光一样亮晃晃的司机师傅，一路高喊：“车来了！”“车来了！”他的车晚点了，要赶点哩，所以不能多停车，每一站，他都手指紧跟在后面的车，高喊：“车来了，坐后车！”“阳光一样的声音，赶着车，车子开得像阳光一样的摇晃，伴随他的一路高歌，让我感觉可爱又搞笑。

我坐他的车到终点站，又坐他的车返回，他很快地到站里办手续，又很快地赶回，他笑一笑，我也笑一笑。

返回的风景变得有条不紊，缓缓在我眼睛的取景框里掠过，不紧了慢了。

他已收起明亮的声音，只管开车，驾驶动作也像阳光似的，轻盈又快乐，在车厢里散发出一种海洋洋的感觉。

当时，我在心里微笑着认定这司机师傅是“海南男人”的大多数，他们平凡又敬业；乐观又达观，他们一路高歌，一路生活。

[诗页]

时间(外一首)

■ 方世国

春天不在
秋天还是要来
一边是果实金黄熟透
圆满一场春梦
而另一边
树的叶子枯零飘落
触摸严冬情绪
准备冬眠的动物
只好等待
明年春天的消息

半遮风，半遮雨
乘着心情的一叶扁舟
垂钓彼岸清风

岸草好绿
三两只山鸡
在林子里跳跃
四周是水
水底是鱼的世界

季节不断轮回
植物枯萎了又苏醒
我们在光阴里行色匆匆
我们想停下脚步
我们想在睡觉时逃避奔波
然而，一些事情还在发生
一些人还是老去

垂钓
半旧草帽

心情已漫游在
世外桃源
邮差再也敲不到
进来的门

大脑的电波，偶尔
扫描市里的一些碎片

这时，几只小鸟
张望着市区的天空
风渐起，渐起……

[人生况味]

慢跑之乐

■ 杨华山

我喜爱慢跑运动，是受了一位长期在部队工作的首长的影响。那是10多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因工作原因，早晨起了一个大早，看到这位首长一个人在街道边慢跑，就感到很奇怪，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不好动的人，一问才知道，首长爱上慢跑已经有好多年了。他告诉我，慢跑是人们最常采用的一种身体锻炼方式，技术要求简单，无需特殊的场地、服装或器械。无论在运动场上或在马路上，甚至在田野间、树林中均可进行跑步锻炼，是一项非常适合我们这些常年累月坐在办公室，进行脑力劳动的人锻炼的体育项目。打这以后，我便尝试着开始跑步运动，没曾想，这项运动一直伴随着我走过了10多年，而且从未间断过不曾放弃过，要是那一天没有跑上几公里，仿佛缺少点什么。这是因为我在从中享受到了运动的好

处与乐趣，因此始终坚持，难以割舍。

我一般是清晨或夜晚，沿着住地附近的公园或沿海边的马路保持匀速慢跑，时间持续35分钟到1个小时之间。慢跑时节奏舒缓，全身肌肉放松，用腹部深呼吸，吸气时鼓腹，呼气时收腹。掌握好慢跑的运动量后，就会自觉有轻松舒适感，没有呼吸急促、腰腿疼痛、特别疲乏等不良反应发生。我家住海口海甸岛，我以为，沿海岛海岸线慢跑，其风景也是可以调节人的心情的。既可以无拘无束的观赏沿途的风景，使紧张的精神得以调节，也可以进行空气浴，使人的大脑得到休息。直接接触到自然，使自己在学习及社会活动中更加精力充沛、朝气蓬勃。

由于工作方面的原因，每天早晨去慢跑似乎做不到了，于是有时也把慢跑运动放在晚上进行。晚上运动的效果更

好、更科学，这是一些大报小报、大专家小专家正在争论不休的话题，我也注意到了这些争论，但一段时间内，我依然我行我素，不曾理会。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对早晨去慢跑的做法悄然发生了改变。去年秋季的一天，我开会完，已经很晚了，但想到一天没有外出运动，于是便去沿着公园的小道跑步。跑了两圈，遇到了坚持晚上跑步的、刚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一位地方老领导，我们便边跑边聊。他问：你经常晚上跑步吗？我说，我一习惯早晨慢跑的。于是，老领导对我说：晚上比早晨慢跑更科学，像你这个工作性质可以考虑把锻炼改在晚上进行。他还说：早晨跑步出一身汗回去还得洗澡，晚上反正睡觉前要洗澡，跑完步大汗淋漓，洗完睡觉，正好，还节约时间。他的这一番话令我豁然开朗，是呀，以前我怎么从来没有想到这个问

题呢？的确，早晨跑完步，回去洗澡、吃饭，至少要花费1.5小时，而晚上，最多花一个小时，省事省时。于是，我便把慢跑改在晚上进行。时间长了，觉得晚上跑步还有一个好处，积累了一天的营养，跑步不觉得太累。早晨起床去跑步，距前一个晚餐时间已经过去了10多个小时了，运动量稍大就会觉得不太舒服。很多看似简单的问题，有时候未必想明白，与人交流，一下子就清楚了。尽管如此，早晨同样不敢睡懒觉，只要有一点空闲，还是要到室外走上几圈，心里才踏实。

运动健身已经成为当前人们的一种共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要不然，公园里、马路上、操场上就不会有那么多人跑的跑、跳的跳、唱的歌。但我为健身运动，各有所好因人而异，需要自觉自愿，不能强迫的，否则就谈不上健身。依我而言，十几年慢跑的效果似乎很明显，身材依然保持瘦长，脸色好像是红润了很多，腰身貌似没有变化，精力充沛精神也好，心情快乐充满活力，过去急躁的脾气也变得平和多了，总结起来这都是慢跑给我带来的益处。

慢跑，强身健体，陶冶性情，信步而行，悠悠游哉，让人缓解压力，增强自信，使人受益匪浅，其乐无穷。

[履痕处处]

醉风情

■ 于勇

始料未及的是，心先醉，仅仅是“序幕”，精彩的还在后面，那是会让你不由自主、兴高采烈地“身醉”。

人住依山傍水的吊脚楼后，接着就享用丰盛的晚餐。好客的苗家人为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朋友们献上了独特的苗家风味菜肴，有回味无穷的酸肉酸鱼，有香脆鲜嫩的牛肉羊肉，有青翠甘甜的山间野菜，有乌黑透亮的香菇木耳，还有和着阳光和泥土芬芳的糯米饭。尤其令人难以忘怀的，是那风情独具的敬酒方式。

那天晚风，气氛祥和而活跃。身带节日盛装，头戴秀美的苗族姑娘，三人一组，端着酒盅，逐一向每位来宾敬酒。有

些不胜酒力的朋友瞧见要连干三杯，便悄悄溜到一旁看热闹。一会儿，敬酒的姑娘们便笑逐颜开地来到我身旁。我站起身来也想醉，不料左脚被踩住了，紧接着，右脚又被踩住了，左右两位姑娘同时伸出手，揪住了我的耳朵，我几乎动弹不得。正面的那位姑娘，熟练地端起盘中的酒杯，送到我嘴边，让我不得不仰起头来一饮而尽，接着又一杯；在七八部照相机的闪光灯中，接着再干了一杯。

晚宴之后，接着便开始了具有浓郁苗族风情的歌舞晚会。能歌善舞的苗族青年男女首先以芦笙表演拉开序幕，十几位男女手持芦笙同时起舞，高亢处激越铿锵，低鸣时婉约深沉，边奏边舞

苗家后生显得相当自信和豪迈。佩戴着闪光手镯颈圈和耳环银铃的苗家姑娘则围着芦笙手，按曲拍跳起了踩堂舞。接着，扣人心弦的竖柱双人舞狮，粗犷奔放的芒鼓舞，节奏明快的竹竿舞，轻盈踏足、扭腰摆手的敬酒舞逐一登场，真让酒劲在体内缓缓发力的我，观看得如痴如醉。

夜深了，身心俱醉的我与同行们回到下榻的吊脚楼，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在吊脚楼居住。虽然已有几分醉意，但我们还是饶有兴致地里里外外细看这奇特的建筑。原来，这楼的底层是十几根粗大的钢筋水泥柱，上面的三层木楼稳稳地坐落在底层的横梁上。木楼干燥通风，在雾锁云绕的高山上居住，苗族同胞们才不易患风湿等疾。我用卫生间里的电热水器美美地冲了个热水澡，躺在洁净的褥子上，裹着轻柔的被褥，听着窗外淅淅沥沥的水声，秋虫低吟的唧唧声，远处村寨的大吠声，伴着山野清凉甘甜的气息，回味着自打进苗寨起的所有经历，不禁深深地陶醉在梦中……

[如烟往事]

苦楝树下

■ 孔繁利

提起苦楝树，在海南生活过或生活过的人们一定不会陌生，其树干基本上是笔直的，长得或粗或细；树冠形似张张撑开的雨伞，或大或小地支撑起一片蔚蓝色的天空。它们有的生长在村前屋后，有的生长于田间地头，有的则生长于坡上岭下。总之，它既不择地而生，也不择时而生，正是这种天生的本性，致使海岛的每个角落都能见到它的身影。至今，在海南省澄迈县美亭镇我们老连队饭堂后的一棵苦楝树仍能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连队坐落在一个丘陵地带的山坡上，饭堂后边有一棵长得茂盛的苦楝树。它的树皮是上等的南药，可为病人解除痛苦，然而我看重它的却是那浓浓的树荫和高大挺拔的身躯，它被战士们称作是连队的太阳伞和定点坐标，是战士们茶前饭后或劳动之余休息的理想场所。后来才听说这棵树是连队刚建队时首任连长种下的，每年新兵下连队的第一堂传统教育课都是在这最宽敞、最明亮的自然课堂上进行的，于是它的形象慢慢地根植在我的内心深处，伴随着我一直走向遥远而又充满希望的未来。

我们团是执行生产任务的，全团十几个连队都有不同的生产任务。有的连队种植胡椒、有的连队种植水稻、有的连队种植甘蔗、有的连队种植西瓜……

1984年2月新兵训练结束，一下连队我就被编入了生产班排，起初自己并不十分理解，怎么部队也搞起生产来呢？况且我所在的连队只有76人，却肩负着种植460亩甘蔗的任务。一想起来，有点迷茫，到后来听了部队的各级领导报告进行教育，才知道部队搞生产的重要，知道了搞生产也是部队的职能之一。每到种植甘蔗的繁忙季节，连队就会从县里或附近村寨请有种植甘蔗经验的技术员给我们做指导，讲授一些选苗、翻地、种植和施肥管理的常识，教给我们基本的技能。在此基础上，平时大量的工作得靠战士们自己来完成，各个环节不能少，每个程序也不能丢，不然就会出现“人骗地皮、地骗肚皮”的现象。听老班长说，每年的三月是种植甘蔗的好时节，这时土地湿润，气候适宜，无干旱和缺水的迹象，如错过了最佳种植时机，甘蔗也会长，只不过是长势慢，较难获得大收成。种植甘蔗管理的难度并不大，只要是施好肥就是收成了一半，我们为甘蔗施肥大都选择在雨天，雨天是施肥的最佳时机，同时也是我们最忙碌的时候，因为给甘蔗施的肥大部分是尿素，在雨中顺着田埂将尿素均匀地洒在每个沟中，待到雨歇时，尿素已化完渗透到土壤中，这是最好最省力的施肥方法，不然要耗费大力气挖沟、浇水和施肥了。因为我们人手少，任务重，每至收获季节，上级机关还要安排兄弟单位的战友们来帮忙收割呢。

同年7月，连队刚完成收割甘蔗的任务后不久，我作为新入伍的同志被分配到连队的炊事班做炊事员，和其他同志一起负责连队几十号人的餐饮保障任务。当时，官兵们的伙食费很低，每天只有1元3角钱，加上还是计划经济，市场上各种物资匮乏，让战士们可饱口福的东西并不多，没有充裕的经费买肉吃，连队配发的粮食只有大米与大豆相对多一些。为了改善战士们的伙食，增进大家的食欲，总是想方设法尽量调剂，让大家吃得稍微可口一些。于是，炊事班的同志做菜时只能在大豆上做文章，或煮豆、炒豆、焖豆、或蒸豆，偶尔用连队的小石磨将豆子磨成粉做成豆腐或豆花吃，那可是连队战士们最奢侈的菜肴了。这段时间可以说是豆子占据了我的心，甚至到了谈豆色变的程度。有时为了换个口味，炊事员就将大蒜拍碎放上酱油或醋做成简单的拌菜，那就算是为战士改善生活了。即使这样依然不能满足战士们饮食的需要，根据当时的情况，炊事班李俊武班长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为此，在他的带领下，我们5个人一起动手持锹挥锄，连续奋战半个月，在连队饭堂后的坡岭上开垦了一块有一亩的坡地，分别种上地瓜、毛薯和木瓜等热带农作物。因海南的阳光充足，雨量充沛，加上这块刚开垦的土地是初次受领任务，土壤比较肥沃，种植的各种农作物比较争气，长势都很好，收成也比较大。于是连队又多了好几间改善伙食的先决条件和资本，就这样，我们用不同的方法与手段，对战士们的伙食进行着多种组合与创新。有的选择生一点的水瓜切成片炒着吃，熟一点的水瓜则直接洗净切好放在餐桌上当作水果吃；地瓜和毛薯则煮着吃，或红色、或紫色、或黄色不一而足，其味或甜或酸、或淡或清；就连地瓜和毛薯的叶茎也舍不得丢掉，将其洗净腌泡制成小菜。这些简单的东西经过我们精心地制作，以不同的形式与样式出现在餐桌上，战士们个个从心底里产生了无法抑制的食欲欲望，每每见到这一幕幕大家都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我怀念老连队苦楝树下那纯真的笑声，我怀念老连队苦楝树下那段艰苦的生活，我更怀念老连队苦楝树下那些动人的故事，以及在老连队苦楝树下付出过艰辛劳动的每个人……

冷不丁，我的左脚背上，被人轻轻地踩了一脚，鞋面上又留下清晰的鞋印。留下了清晰的浅灰色鞋印。

下车休息片刻伸展四肢后，习惯地呈“稍息”状的我，下意识以为自己妨碍了谁，赶忙抽回左脚后退一步，“对不起”便脱口而出。

不料话音未落，右脚上又被轻轻踩了一脚，鞋面上又留下清晰的鞋印。

纳闷中一抬头，只见五步开外，一位身着苗族绣衣裙的少女，正面含娇羞，笑盈盈地望着我，显得楚楚动人。

据她介绍，苗族最喜欢三类人：一是戴眼镜的，说明有学问；二是魁梧健壮的，能干体力活；三是衣着色彩明快的，能引人注目。当苗族青年男女喜欢对方时，便会在其脚背上轻踩一脚。

此时，“中国百名文化记者柳州行”的车队已行进到融水县城，在离“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雨卜苗寨大约十公里处，专程前来迎接我们的苗家导游们一字儿站立路旁。在记者们下车休息之时，我便有了这般的“奇遇”。

虽然我并不明白个中缘由，但凭直

觉，我相信这肯定是友善的表示。稍事休息后，每辆车都分派了一位苗族导游，车刚开动，我便把刚才的“奇遇”向导游陈述一番。

原来如此，这引来了同车记者们的一阵调侃声和欢呼声。导游这时便顺势推舟，说进入苗寨要推选一个人当“苗王”，于是，我便成“众矢之的”，在大家的一片掌声中，当选为“苗王”。这真是，还没喝酒，我就领略了苗族的感情，心还醉了。

苗寨未及的是，心先醉，仅仅是“序幕”，精彩的还在后面，那是会让你不由自主、兴高采烈地“身醉”。

人住依山傍水的吊脚楼后，接着就享用丰盛的晚餐。好客的苗家人为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朋友们献上了独特的苗家风味菜肴，有回味无穷的酸肉酸鱼，有香脆鲜嫩的牛肉羊肉，有青翠甘甜的山间野菜，有乌黑透亮的香菇木耳，还有和着阳光和泥土芬芳的糯米饭。尤其令人难以忘怀的，是那风情独具的敬酒方式。

那天晚风，气氛祥和而活跃。身带节日盛装，头戴秀美的苗族姑娘，三人一组，端着酒盅，逐一向每位来宾敬酒。有

些不胜酒力的朋友瞧见要连干三杯，便悄悄溜到一旁看热闹。一会儿，敬酒的姑娘们便笑逐颜开地来到我身旁。我站起身来也想醉，不料左脚被踩住了，紧接着，右脚又被踩住了，左右两位姑娘同时伸出手，揪住了我的耳朵，我几乎动弹不得。正面的那位姑娘，熟练地端起盘中的酒杯，送到我嘴边，让我不得不仰起头来一饮而尽，接着又一杯；在七八部照相机的闪光灯中，接着再干了一杯。

晚宴之后，接着便开始了具有浓郁苗族风情的歌舞晚会。能歌善舞的苗族青年男女首先以芦笙表演拉开序幕，十几位男女手持芦笙同时起舞，高亢处激越铿锵，低鸣时婉约深沉，边奏边舞

苗家后生显得相当自信和豪迈。佩戴着闪光手镯颈圈和耳环银铃的苗家姑娘则围着芦笙手，按曲拍跳起了踩堂舞。接着，扣人心弦的竖柱双人舞狮，粗犷奔放的芒鼓舞，节奏明快的竹竿舞，轻盈踏足、扭腰摆手的敬酒舞逐一登场，真让酒劲在体内缓缓发力的我，观看得如痴如醉。

夜深了，身心俱醉的我与同行们回到下榻的吊脚楼，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在吊脚楼居住。虽然已有几分醉意，但我们还是饶有兴致地里里外外细看这奇特的建筑。原来，这楼的底层是十几根粗大的钢筋水泥柱，上面的三层木楼稳稳地坐落在底层的横梁上。木楼干燥通风，在雾锁云绕的高山上居住，苗族同胞们才不易患风湿等疾。我用卫生间里的电热水器美美地冲了个热水澡，躺在洁净的褥子上，裹着轻柔的被褥，听着窗外淅淅沥沥的水声，秋虫低吟的唧唧声，远处村寨的大吠声，伴着山野清凉甘甜的气息，回味着自打进苗寨起的所有经历，不禁深深地陶醉在梦中……

苗家后生显得相当自信和豪迈。佩戴着闪光手镯颈圈和耳环银铃的苗家姑娘则围着芦笙手，按曲拍跳起了踩堂舞。接着，扣人心弦的竖柱双人舞狮，粗犷奔放的芒鼓舞，节奏明快的竹竿舞，轻盈踏足、扭腰摆手的敬酒舞逐一登场，真让酒劲在体内缓缓发力的我，观看得如痴如醉。

夜深了，身心俱醉的我与同行们回到下榻的吊脚楼，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在吊脚楼居住。虽然已有几分醉意，但我们还是饶有兴致地里里外外细看这奇特的建筑。原来，这楼的底层是十几根粗大的钢筋水泥柱，上面的三层木楼稳稳地坐落在底层的横梁上。木楼干燥通风，在雾锁云绕的高山上居住，苗族同胞们才不易患风湿等疾。我用卫生间里的电热水器美美地冲了个热水澡，躺在洁净的褥子上，裹着轻柔的被褥，听着窗外淅淅沥沥的水声，秋虫低吟的唧唧声，远处村寨的大吠声，伴着山野清凉甘甜的气息，回味着自打进苗寨起的所有经历，不禁深深地陶醉在梦中……

苗家后生显得相当自信和豪迈。佩戴着闪光手镯颈圈和耳环银铃的苗家姑娘则围着芦笙手，按曲拍跳起了踩堂舞。接着，扣人心弦的竖柱双人舞狮，粗犷奔放的芒鼓舞，节奏明快的竹竿舞，轻盈踏足、扭腰摆手的敬酒舞逐一登场，真让酒劲在体内缓缓发力的我，观看得如痴如醉。

夜深了，身心俱醉的我与同行们回到下榻的吊脚楼，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在吊脚楼居住。虽然已有几分醉意，但我们还是饶有兴致地里里外外细看这奇特的建筑。原来，这楼的底层是十几根粗大的钢筋水泥柱，上面的三层木楼稳稳地坐落在底层的横梁上。木楼干燥通风，在雾锁云绕的高山上居住，苗族同胞们才不易患风湿等疾。我用卫生间里的电热水器美美地冲了个热水澡，躺在洁净的褥子上，裹着轻柔的被褥，听着窗外淅淅沥沥的水声，秋虫低吟的唧唧声，远处村寨的大吠声，伴着山野清凉甘甜的气息，回味着自打进苗寨起的所有经历，不禁深深地陶醉在梦中……

苗家后生显得相当自信和豪迈。佩戴着闪光手镯颈圈和耳环银铃的苗家姑娘则围着芦笙手，按曲拍跳起了踩堂舞。接着，扣人心弦的竖柱双人舞狮，粗犷奔放的芒鼓舞，节奏明快的竹竿舞，轻盈踏足、扭腰摆手的敬酒舞逐一登场，真让酒劲在体内缓缓发力的我，观看得如痴如醉。